

郁达夫散文精品文库

归航

郁达夫

延边人民出版社

归 航

郁达夫 著

延边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杨光华

封面设计:杰 图

郁达夫散文精品文库

归航

作者:郁达夫 (台湾)

出版发行:延边人民出版社

经 销:吉林省新华书店

印 刷:吉林省新华印刷厂

850×1192毫米 32开本 13印张 285千字
1997年12月第一版 1997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0000册

ISBN 7-80599-671-0/I·233

定价:20.00元

版权所有·请勿翻印

我们似乎可以将郁达夫的散文视之为他的自白书。他是一个性格极为坦率的人，他的每篇散文里都有着披肝沥胆般的真诚，他有时甚至把自己心灵角落里的隐秘也毫无保留地袒露在清新洒脱的笔墨里。

在散文创作上，郁达夫是位多面手。举凡小品、游记、杂感、日记、书信、自传、序跋等，十八般武艺，没有他拿不起来的，各种散文体式，他样样都留下了不少佳作精品，殊不易也。

目 录

新生日记·····	(809)	14 致赵家璧·····	(966)
闲情日记·····	(841)	15 致赵景深·····	(967)
五月日记·····	(856)	16 致叶圣陶·····	(967)
客杭日记·····	(872)	17 致周作人·····	(968)
厌炎日记·····	(889)	18 致郑伯奇·····	(969)
避暑地日记·····	(905)	19 致赵家璧·····	(970)
闽游日记·····	(922)	20 致许广平·····	(971)
致文化名人·····	(952)	21 致林语堂·····	(971)
1 致胡适·····	(952)	22 致赵家璧·····	(972)
2 致胡适·····	(954)	23 致郭沫若·····	(972)
3 致周作人·····	(955)	24 致郭沫若·····	(973)
4 致周作人·····	(956)	25 致赵家璧·····	(974)
5 致张友鸾·····	(957)	26 致郭沫若·····	(974)
6 致周作人·····	(959)	27 致刘开渠·····	(975)
7 致周作人·····	(961)	28 致刘开渠·····	(976)
8 致周作人·····	(961)	29 致刘开渠·····	(976)
9 致周作人·····	(962)	30 致楼适夷·····	(977)
10 致赵景深·····	(963)	31 致许广平·····	(978)
11 致周作人·····	(963)	32 致柯灵·····	(979)
12 致赵家璧·····	(964)	33 致戴望舒·····	(981)
13 致杜衡·····	(965)	34 致楼适夷·····	(983)

35 致楼适夷…………… (983)	批评与道德 …………… (1137)
36 致戴望舒…………… (984)	文艺赏鉴上之偏爱价值 ……
致王映霞…………… (985)	…………… (1140)
自传 …………… (1079)	诗论 …………… (1146)
所谓自传也者 (题叙) ……	历史小说论 …………… (1170)
…………… (1079)	杂评曼殊的作品 …… (1176)
悲剧的出生 …………… (1082)	电影与文艺 …………… (1183)
我的梦, 我的青春! ……	如何的救度中国的电影 ……
…………… (1088)	…………… (1189)
书塾与学堂 …………… (1093)	对于社会的态度 …… (1193)
水样的春愁 …………… (1098)	我希望于《大众文艺》的 …
远一程, 再远一程! ……	…………… (1200)
…………… (1105)	学文学的人 …………… (1202)
孤独者 …………… (1110)	关于小说的话 …… (1206)
大风圈外 …………… (1115)	文学漫谈 …………… (1211)
海上 …………… (1121)	再来谈一次创作经验 ……
雪夜 …………… (1126)	…………… (1217)
《茫茫夜》发表以后……………	
…………… (1131)	

新生日记

(1927年1月23日—4月2日)

二十三日，星期三（正月廿二），阴晴。

午前就有人上周家来访我，去中国界看形势，杀人仍处处在进行，昨晚上的事情，完全失败了。走到长生街（在北门内）徐宅，看之音和她的妹妹，之音已经往周家去了。

在周家吃午饭，和之音坐了一忽，又同蒋光赤出来，到街上打听消息，恐怖状态，仍如昨日，不过杀人的数目，减少了一点。但学生及市民之被捕者，总在百人以上，大约这些无辜的良民，总难免不被他们杀戮，这些狗彘，不晓得究竟有没有人心肝的。

晚上在电灯下和之音及她的三妹妹闲谈，我心里终究觉得不快乐，因为外面的恐怖状态，不知道要继续到什么时候。

二十四日，星期四（正月廿三），雨。

午前去访华林，因为他住在周家附近的金神父路。一直谈

到午后一点多钟，才回周家去。周太太硬要我为她去借三百块钱来，我真难以对付，因为这两月来，用钱实在用得太多了。

傍晚四五点钟，冒雨回到出版部来，左右的几家人家，都以不白的罪名被封了，并且将金银财物，抢劫一空，还捕去了好几个人。大家劝我避开，因为我们这出版部，迟早总要被封的。明天早晨，若不来封，我想上法界去弄一间房子，先把伙计们及账簿拿去放在那里。

《创造月刊》六期，已于昨日印出，然不能发卖，大约这虐杀的恐怖不去掉，我们的出版品，总不能卖出去的。

今天工人已有许多复工的，这一回的事情，又这样没有效果的收束了，我真为中国前途叹，早知要这样的收场，那又何苦去送二三百同胞的命哩！

窗外头雨还是不止，我坐在电灯下，心里尽在跳跃，因为住在中国界内，住在中国军阀的治下，我的命是在半天飞的。任何时候，这些禽兽似的兵，都可以闯进来杀我。

二十五日，星期一雨大得很，并且很冷。

午前一早就起来，上城隍庙去喝了茶，今天上海的情形，似乎恢复原状了。十点前后冒雨去四川路，买了一本 Shella Kaye-Smith 的 Green Apple Harvest。听说这一本书，和 Sussex gorse，是她的杰作，暇日当读它一读。又去内山书店，买了几本日本书。

午后上周家去，见到了之音，交给她二百块钱，托她转交给周太太。同时又接到映霞的一封信，约我去尚贤坊相会，马上跑去，和她对坐到午后五点，一句话也说不出。她约我于

下星期一再会，并且给了我一个地址，教我以后和她通信。无论如何，我总承认她是接受了我的爱了，我以后总想竭力做成这一回的 Perfect Love，不至辜负她，不至损害人。跑回家来，就马上写了一张字条，想于下星期一见她的时候，亲交给她。约她于下星期一（二月廿八日）午后二点半钟在霞飞路上相见。啊啊！人生本来是一场梦，而我这一次的事情，更是梦中之梦，这梦的结果，不晓得究竟是怎样，我怕我的运命，终要来咒诅我，嫉妒我，不能使我有圆满的结果。

二十六日，星期六，天放晴了，但冷得很，所谓春寒料峭，大约是指这一种气温而言。

午前在家里编《洪水》二十七期的稿子。打算做一篇《探听王以仁的消息》，许杰前来访我，并且赠我一本以仁的短篇小说集。

王以仁是我直系的传代者，他的文章很像我，他在他的短篇集序文（《孤雁》集序）里也曾说及。我对他也很抱有希望，可是去年夏天，因为失业失恋的结果，行踪竟不明了。

午后又上周家去，见了之音等，心绪不宁，就又跑上尚贤坊去，见了孙夫人，她把映霞的心迹，完全对我说出。我也觉得很为难，但是无论如何，这一回的事情，总要使它成功。和她们打牌喝酒，说闲话，一直说到天明，午前三点钟，才在那一张王女士曾经睡过的床上睡着。

二十七日，星期日，晴爽（正月廿六）。

想来想去，总觉得我这一回的爱情是不纯洁的。被映霞一逼，我的抛离妻子，抛离社会的心思，倒动摇起来了，早晨一早，就醒了不能再睡，八点多钟，回到出版部里。几日来的事情，都还积压着没有办理。今天一天，总想把许多回信复出，账目记清，《洪水》二十七期编好，明天好痛痛快快地和映霞畅谈一天。

午后将《洪水》二十七期的稿子送出，我做了一篇《打听诗人的消息》，是怀王以仁的。稿子编好后，心里苦闷得很，不得已就跑出去，到大马路去跑了一趟。又到天发池去洗了一个澡，觉得身体清爽得许多。

晚上又写了一张信，预备明天去交给映霞的。晚饭多吃了一点，胸胃里非常感着压迫，大约是病了，是恋爱的病。

读日本作家谷崎精二著的《恋火》，系叙述一个中年有妻子的男子名木暮者，和一位名荣子的女人恋爱，终于两边都舍不得，他夹在中间受苦，情况和我现在的地位一样。

我时时刻刻忘不了映霞，也时时刻刻忘不了北京的儿女。一想起荃君的那种孤独怀远的悲哀，我就要流眼泪，但映霞的丰肥的体质和澄美的瞳神，又一步也不离的在追迫我。向晚的时候，坐电车回来，过天后宫桥的一刹那，我竟忍不住哭起来了。啊啊，这可咒诅的命运，这不可解的人生，我只愿意早一天死。

二十八日，星期一，阴晴（正月廿七）。

早晨在床上躺着，还在想前天和映霞会见的余味。我真中了她的毒箭了，离开了她，我的精神一刻也不安闲。她要我振作，要我有为，然而我的苦楚，她一点儿也不了解，我只想早一天和她结合。

午前在家里，办了一点小事，就匆匆的走了，走了孙氏夫妇处，因为她约定教我今天上那里去会她。等得不耐烦起来，就上霞飞路俄国人开的书店去买了十块钱左右的书。中间有德国小说家 Bernhard Kellermann's Der Tunnel 一册，此外多是俄国安特列夫著的德译剧本。

好容易，等到十二点钟过后，她来了，就和她上江南大旅社去密谈了半天，我的将来的计划，对她的态度等，都和她说了。自午后二点多钟谈起，一直谈到五点钟左右。

室内温暖得很，窗外面浮云四蔽，时有淡淡的阳光，射进窗来。我和靠坐在安乐椅上，静静的说话，我以我的全人格保障她，我想为她寻一个学校，我更想她和我一道上欧洲去。

五点钟后，和她上四马路酒馆去喝酒，同时也请孙氏夫妇来作陪。饭后大马路快活林去吃西餐茶点，八点前后又逼她上旅馆去了一趟，我很想和她亲一个嘴，但终于不敢，九点钟后，送她上孙家去睡，临别的时候，在门口，只亲亲热热的握了一握手。她的拿出手来的态度，实在是 gehorsam。我和她别后，一个人在路上很觉得后悔，悔我在旅馆的时候，不大胆一点，否则我和她的 First kiss 已经可以封上她的嘴了。

在电灯照着的，空空的霞飞路上走了一回，胸中感到了无

限的舒畅。这胜利者的快感，成功的时候的愉悦，总算是我生平第一次的经验。在马路上也看见了些粉绿的卖妇，但我对她们的的好奇心，探险心，完全没有了，啊，映霞！你真是我的 Beatrice。我的丑恶耽溺的心思，完全被你净化了。

在街路上走了半点多钟，我觉得这一个幸福之感，一个人负不住了，觉得这一个重负，这样的负不了了，很想找几个人说说话。不知不觉，就走上了周家的楼上，那儿的空气，又完全不同，有小孩子绕膝的嬉弄，有妇女们阅世的闲谈，之音、慕慈，更有一位很平和的丈夫，能很满足的享受家庭的幸福的丈夫周静豪。和她们的谈谈笑笑，一直谈到十二点钟，才回返江南大旅社去。

一个人坐在日间映霞坐过的安乐椅上，终觉得不能睡觉，不得已就去洗了一个澡。夜已经深了，水也不十分热，猫猫虎虎洗完澡后，又在电灯下，看了半个钟头的书。上床之后，翻来复去，一睡也不能睡，到天将亮的时候，才合了一合眼。

三月一日，星期二，阴晴（正月廿八日）。

午前八点多钟就起了床，梳洗之后，赶上尚贤坊孙氏寓居，又去看映霞，她刚从床上起来，穿了一身短薄的绵袄，头发还是蓬松未掠。我又发现了她的一种新的美点。谈了几句天，才晓得昨天晚上回来，孙氏的夫人，因月经期中过劳，病了，大家觉得不快。我今天还想约映霞出来再玩一天的，但她却碍于友谊，不得不在孙夫人的床前看她的病。坐到十点钟前，我知道她一定不能脱身，她也对我丢了个眼色，所以只好一个人无情无绪地离开了孙氏的寓居。

上周家去坐了一会，之音为我烧煮馄饨，吃了两碗，匆匆回出版部来。看了许多来信。中间有我女人的一封盼望我回京很切的家书，我读了真想哭了。

午后更是坐立不安，只想再和映霞出来同玩，在四马路办了一点社内的公务，就又坐电车上尚贤坊去。孙夫人的病已经好了许多，映霞仍复在床前看病。有一位在天津的银行员，却坐在映霞的对面，和她在谈笑，我心里一霎时就感着了不快，大约是嫉妒罢？我也莫明其妙，不知这感情是从何处来的。

痴坐了一两个钟头，看看映霞终究没有出来和我同玩的希望了，就决意出来，走到马路上来，昨晚这样感到满足的心，今天不知怎么的，忽而变了过来，一种失望、愤怒、悲痛的心思，突如其来的把我的身体压住，压得我气都吐不出来。又在霞飞路上跑了一圈，暗暗的天色，就向晚了，更上那俄国书铺去走了一遭，买了两本哥尔基的剧本，心绪灰颓，一点儿感不出做人的兴致来。走出那家书铺，大街上的店里，已经上电灯了。很想上金神父路去找华林谈话，但又怕中国界要戒严，不能回出版部去，所以只好坐了公共汽车，回返闸北。

吃了夜饭，在灯前吸烟坐着，心事更如潮涌。想再出去，再去看看映霞，但又怕为她所笑。不得已，只好定下心来，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约她于礼拜五那天（三月四日）午后，在大马路先施公司电车停留处候我，我好再和她谈半天的话。我和她这一次恋爱有成功与否，就可以在这一天的晚上决定了。若要失败我希望失败得早点，免得这样的不安，这样的天天做梦。啊啊，The agony of love，我今天才知道你的厉害。

三月二日，星期三，阴晴（正月廿九）。

昨天晚上因为想映霞的事情，终于一宵不睡，早晨起来，一早就去梅白克路范女中看她，因为她寄住在坤范的她的一位女同学那里。寻了半天，才寻着了那个比小学还小的女中学，由门房传达进去，去请她的女友陈锡贤女士出来，她告诉我“映霞上她姊姊家里去了”，可怜我急得失了母的小孩一样，想哭又哭不出来。不得已只好坐了电车回家，吃过午饭，便又同游魂病者似的跑出外面去。

先上霞飞路书店里去了一趟，买了两本德译俄国小说，然后上周家去，周氏夫妇及小孩都不在，只有之音，坐在那里默想。我和她谈了许多天，她哭了，诉说她的苦闷。安慰了她一阵，末了我自己也哭了半天。

天上只有灰色的浮云可以看得见，雨也不下，日光也不射出来。到了向晚的时候，我和之音，两人坐了车上她娘家去。到了她的家里。上她房里去坐了一会，匆匆地又辞了她跑上南国社去看周氏夫妇。她们正在那里赌钱，我也去输了十二块大洋。

晚上七至九的中间，跑上法科大学去授德文，我的功课排在晚上，系礼拜二三四的三天。今天因为是第一天上课，学生不多，所以只与一位学生谈了些关于讲授德文的空话，就走了出来。

法科大学的学生，欢迎我得很，并且要我去教统计学，我已经辞了，万一再来纠缠，只好勉强担任下去，不过自家的损失大一点罢了，勉强要教也是可以教的。

晚上在周家宿，又是一宵未曾合眼。近来的失眠症又回剧了，于身体大有妨碍，以后当注意一点

三月三日，星期四（正月三十日），阴晴。

早晨十点钟起床，和两位朋友上城隍庙去喝茶吃点心，到午后一点多钟才回家来。办了许多出版部的事情，并且上邮政局中国银行及德茂钱庄去了一趟。又坐电车到卡德路，去洋书铺买了一本 Compton Mackenzie's Carnival。这一本书是他的初期的作品，和 Sinister Street 是相并的知名之作，空下来当读它一读。

晚上查出版部的账，开批发单子，今天的一天，总算这样的混过去了，也没有十分想映霞的余裕。我只希望她明天能够如约的来约我，啊，我一想到明天的密会，心里就会发起抖来。

今天天气很暖，的确是有点春意了。明天要不下雨才好。我打算于明天早晨出去，就去各大旅馆去找定一间房间，万一新新公司没有好房间，就预备再到江南大旅社去。

旧历的正月，今天尽了，明天是二月初一，映霞若能允我所请，照我的计划做去，我想我的生活，从明天起，又要起一个重大的变化。真正的 La Cita Nuova，恐怕要自明天开始呢！

我打算从明天起，于两个月内，把但丁的《新生》译出来，好做我和映霞结合的纪念，也好做我的生涯的转机的路标。明天的日记，第一句应该是 Incipit Vita Nuova！

三月四日，星期五，晴，但太阳不大。阴历二月初一。

今天是阴历的二月初一，我打算从今天起，再来努力一番力，下一番工夫，使我这一次和映霞的事情能够圆满的解决，早一天解决，我就好多做一点事业。

早晨在家里办了许多事情，午饭后就出去到先施面前去候她。从一点半候起，候了她二个半钟头，终于不见她来，我气愤极了。在先施的东亚酒馆里开了一个房间，我就跑上坤范去找她，而她又不在。这一个午后，晚上，真把我气极了，我就在旅馆里写了一封和她绝交的信，但心里还是放不下，所以晚上又在大马路跑来跑去跑了半天。

我想女人的心思，何以会这样的狠，这样的毒，我想以后不再和女人交际了，我想我的北京的女人，或者也是这样不诚实的，我不得已就只好跑上酒店去喝酒。

酒喝了许多，但终喝不醉，就跑上旧书铺去买书，买了一本 John Trevena's Heather 来读。这一本是他做的三部曲之一，第一部名 Furze the Cruel，这是第二部，第三部名 Granite，第一部表现 Cruelty，第二部表现 Endurance，第三部表现 The Spirit of Strength，其他的两部，可惜我没买到。听说 Trevena 只有这三部小说，可以说是成功的，其余的都不行。这三部小说是描写 Dartmoor 的情景，大约是 Local Colour 很浓厚的小说。

读了几页这屈来文那的 Heather 也感不出兴味来，自怨自

艾，到午前的两点，才入睡。

入睡前，曾使人送一封信去，硬要映霞来，她的回信说，明天早晨九点钟来，教我勿外出候她。

三月五日（旧历二月初二），星期六，晴爽。

午前八点钟就起了床，心神不安，专候她来。等到九点多钟，她果然来了，我的喜悦，当然是异乎寻常，昨天晚上的决心，和她绝交的决心，不知消失到哪里去了。

问她昨天何以不来，她只说“昨天午后，我曾和同居的陈锡贤女士，上创作社去找你的。”我听了她的话，觉得她的确也在想见我，所以就往事丢掉，一直的和她谈将来的计划。

从早晨九点谈起，谈到晚上，将晚的时候，和她去屋顶乐园散了一回步。天上浮云四布，凉风习习，吹上她的衣襟，我怀抱着她，看了半天上海的夜景，并且有许多高大的建筑物指给她看，她也是十分满足，我更觉得愉快，大约我们两人的命运，就在今天决定了。她已暂说爱我，之死靡他，我也把我爱她的全意，向她表白了。吃过晚饭，我送她回去。十点前后，回到旅馆中来，洗澡入睡，睡得很舒服，是我两三年来，觉得最满足的一夜。

三月六日，星期日（二月初三），阴，后雨。

午前十点钟起床，就回创造社出版部来，天忽而变得灰暗，似乎要下雨的样子。

办了半天多的公事，写了一封给映霞的信，信上并且附了